

邠  
柳州尺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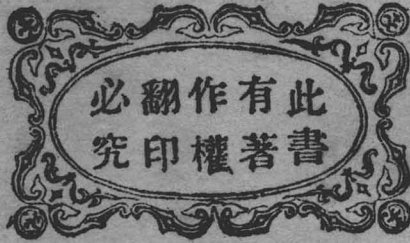
檉  
邠  
州  
尺  
牘

顧  
軼  
庭  
署

上海文明  
書局藏版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四版



分售處

韓昌黎尺牘 一册 一角 黃山谷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柳柳州尺牘 一册 一角 呂東萊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歐陽修尺牘 一册 一角 王臨川尺牘 一册 一角五分  
 蘇老泉尺牘 二册 二角 曾南豐尺牘 一册 一角五分  
 司馬溫公尺牘 二册 二角 蘇東坡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以上十種合購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編輯者 文 明 書 局

印刷者 兼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上 海 南 京 路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華 書 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中 華 書 局

蘇州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柳州尺牘目錄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啟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啟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啟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謝李中丞啟安撫崔簡

上湖南李中丞啟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啟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啟

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啟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啟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啟

上李中丞所著文啟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裴墳書

與蕭翰林俊書

與李翰林建書

與顧十郎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答劉禹錫天論書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與呂恭書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與友人論文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答周君巢書



與李睦州服氣書

與楊誨之敦勉用和書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復杜溫夫書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柳柳州尺牘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啟

某啟。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沉窳竢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黨與進退。投窳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楸。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數月。伏以尚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叩額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啟。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啟

某啟。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於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污。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折脅臍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並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

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啟

某啟。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蓬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布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歛歔。晝詠宵興。願為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馬。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啟起居。輕贖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某啟。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為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眾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



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謝李中丞啟安撫崔簡

某啟。伏見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決一百。長流驪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並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於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為贓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僕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祇承人沈澹。奉啟陳謝。下情輕瀆。

上湖南李中丞啟

某啟。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君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為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已一毛之為憂。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為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

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無慚。斯固為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惟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耻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為士則黜辱。為農則斤遠。無伎不可以為工。無質不可以為商。抱大罪。處窮微。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維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控於他邦。重為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慨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顛預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於平生。光耀囚銅。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槩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為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為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於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今乃雕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忤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眾。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

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導也有籍名於天官。獲錄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其敢逃。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啟。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啟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濶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置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睇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頽首絕望。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料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並。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鯁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

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於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為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甯居。竊感首榮如實出己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啟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啟。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啟

宗元啟。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邠謀篡。辛趙致罕羌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邠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恆陽。畧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之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啟。

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啟

宗元啟。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於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於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裨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踴之至。輕瀆威重。戰越交深。謹啟。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啟

宗元啟。始閣下為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闈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斯役。及閣下遭讒妬。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為贊書。



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薦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剪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倘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啟。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啟

宗元啟。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舍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篋警門。掬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帚之詞。致之烟霄。分絕流盼。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襲於赭衣。龍門俯收於培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覲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何以報恩。唯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

至。

上李中丞所著文啟

宗元啟。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畧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為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首。不敢繁故也。倘或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啟。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

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

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懇懇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覩兀事。既壅隔。狼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

旁午構扇。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未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凜凜然。敝獻喘惕。恐此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見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醎。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誣凡盜嫂娶孤女云。過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墮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澁。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舛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非。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